

经济学说史

上册

〔法〕夏尔·季德著
夏尔·利斯特

商务印书馆

Charles Gide Charles Rist
**A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
The Ballantyne Press, 1928

根据法国巴黎巴兰坦出版社 1928 年英文版译出

JINGJÌ XUÉSHUŌ SHĪ

经 济 学 说 史

(全两册)

〔法〕夏尔·季德 夏尔·利斯特 著

徐卓英 李炳煊 李履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4017·346

193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3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81 千
印数 7,000 册	印张 24 1/4

定价: 4.30 元

经 济 学 说 史

下 册

〔法〕夏尔·季德 夏尔·利斯特 著

徐卓英 李炳焕 李履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 年·北京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夏尔·季德(1847—1932)和夏尔·利斯特(1873—1955)是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二人均曾担任蒙伯里叶大学、巴黎大学教授。季德还曾在法兰西学院主持合作经济讲座,并任法国合作社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欧洲合作运动史上,他被认为是法国尼姆学派和连带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利斯特曾任法兰西银行副总裁,并担任《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笔。

季德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在1883年出版后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很大。但他与利斯特合著的这部《经济学说史》,更加受到各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本书初版于1909年;1913年、1917年、1922年和1926年曾再版四次,几乎每次重版都有修改和补充。季德去世后,利斯特又对本书进行增删,印行了第六版和第七版(1947年)。中译本据1913年第二版英译本转译。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曾参照法文原著第四版和据原著第五版转译的日文版(1943年)进行核校。

原著第二版除序言和结论外,计分五篇十八章,分别叙述了自十八世纪中叶重农学派开始至二十世纪初若干流派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史。涉及的人物多达一千余人,其中主要是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政治家。内容侧重于法国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在第六版中,利斯特增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交换和经济恐慌两章。

本书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原著除正文外,还在注释部分援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不少是国内外所罕见的版本,对

学术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作者所受的阶级局限,书中存在着不少谬误,例如鼓吹小资产阶级“合作社社会主义”,宣扬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错误理论观点,在分类中混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等等,读者参阅时需要注意。

书中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文句,由于英译本依据的版本与我国现有译本依据的版本不同,因而文字时有出入,出入不大者据中译本统一,如出入较大,则按原文自译。

译者分工如下:法文原著序言、英译本序言及第一至四编,徐卓英译;第五编和结论,李炳焕、李履端译。全部译稿由徐卓英、李炳焕交叉校订。书末所附“人名译名对照表”是李履端编制的。

目 录

英译本序言	1
法文原著序言	4
第一编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	13
第一章 重农学派(季德执笔)	13
(一)	
第一节 自然秩序	16
第二节 净产品	20
第三节 财富的流通	25
(二)	
第一节 贸易	32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37
第三节 赋税	40
第四节 重农主义学说的总结。它的批评者和反对派	46
第二章 亚当·斯密(利斯特执笔)	72
第一节 分工	76
第二节 斯密的“自然主义”和“乐观主义”	86
第三节 经济自由和国际贸易	107
第四节 斯密思想的影响及其传播。关于 J. B. 萨伊	115
第三章 悲观派(季德执笔)	147
第一节 马尔萨斯 人口规律	148
第二节 李嘉图	163
1. 地租规律	165
2. 工资和利润规律	178

3. 贸易差额理论和货币数量理论	183
4. 纸币、它的发行和调节	185
第二编 对抗派	203
第一章 西斯蒙第和批评学派的起源(利斯特执笔)	204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	207
第二节 西斯蒙第对生产过剩和竞争的批判	211
第三节 劳动和土地的分离是贫困和危机的原因	217
第四节 西斯蒙第的改革计划和他对学说史的影响	221
第二章 圣西门、圣西门学派和集体主义的早期阶段(利斯特执笔)	236
第一节 圣西门和工业主义	238
第二节 圣西门学派与他们对私有财产制的批判	243
第三节 圣西门主义在学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255
第三章 协会派社会主义者	272
第一节 罗伯特·欧文(季德执笔)	275
1. 环境的创造	277
2. 废除利润	278
第二节 沙尔·傅立叶(季德执笔)	282
1. 法伦斯泰尔	283
2. 整体的合作	285
3. 回到田园生活	287
4. 有吸引力的劳动	288
第三节 路易·勃朗(利斯特执笔)	291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政治经济学 的国民体系(利斯特执笔)	309
第一节 李斯特的思想与德国经济状况的关系	310
第二节 李斯特的思想的来源。他对后代保护主义学说的影响	318
第三节 李斯特的真正创造性	326

第五章 蒲鲁东和 1848 年的社会主义(利斯特执笔)	338
第一节 对私有财产制的批判和社会主义	339
第二节 1848 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衰微	345
第三节 交换银行理论	351
第四节 1848 年后蒲鲁东的影响	361
第三编 自由主义	375
第一章 乐观派(季德执笔)	376
第一节 服务—价值理论	384
第二节 无偿效用规律和地租规律	386
第三节 利润与工资的关系	391
第四节 生产者服从消费者	393
第五节 连带性规律	394
第二章 古典学派的极盛和衰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季德执笔)	407
第一节 基本规律	412
第二节 穆勒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纲领	421
第三节 穆勒的继承者	427
第四编 反对派	440
第一章 历史学派和方法上的冲突(利斯特执笔)	442
第一节 历史学派的起源和发展	445
第二节 历史学派的批判思想	451
第三节 历史学派的积极思想	459
第二章 国家社会主义(利斯特执笔)	475
第一节 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的批判	477
第二节 国家社会主义发源于社会主义。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480
1. 洛贝尔图斯	482
2. 拉萨尔	495
第三节 名副其实的国家社会主义	498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季德执笔)	522
第一节 卡尔·马克思	522
1. 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522
2. 资本集中或剥夺规律	528
第二节 马克思学派	53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新马克思学派	539
1. 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	539
2. 新马克思主义工团派	545
第四章 受基督教启发的学说(季德执笔)	561
第一节 勒·普累学派	564
第二节 社会天主教	571
第三节 社会基督教	576
第四节 神秘主义	581
第五编 近代学说	598
第一章 享乐主义派(季德执笔)	600
第一节 古典学派的虚假复兴	600
第二节 心理学派	604
第三节 数理学派	609
第四节 对享乐主义学说的批评	613
第二章 地租理论及其应用(利斯特执笔)	631
第一节 地租概念在理论上的发展	631
第二节 自然增殖和通过赋税没收地租的建议	641
第三节 土地国有化的体系	650
第四节 社会主义派对地租理论的发展	657
第三章 连带主义派(季德执笔)	679
第一节 连带主义发展的原因	679
第二节 连带主义的理论	684
第三节 连带主义学说的实际应用	690
第四节 对连带主义的批评	694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派(利斯特执笔).....	710
第一节 施蒂纳的哲学无政府主义和对个人的崇拜	711
第二节 社会的和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及对权力的批判	714
第三节 互助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观	722
第四节 革命	728
结论(季德和利斯特共同执笔)	743
人名译名对照表	749

英译本序言

季德著《政治经济学原理》^①有几种译本。这部书也许比其他关于这题目的任何类似的外国作品更为英国读者所熟悉，这书的许多读者可能欢迎有机会读到季德教授和利斯特教授合著的新作。

非常缺乏这一类英文文献，也许可以作为把这部著作译成英文的另一理由。看了原著《序言》会使读者就本国的情况与海峡彼岸很不相同的情形作一对比。这种对比甚至可以更深入一步，倘若考虑一下历史上的原因，将是很令人感兴趣的。这些历史上的原因使德国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占了优势，影响了法国对经济学说史的选择，并且注定英国应该基本上继续忠实于“纯学说”的传统。会不会是“国际分工”这玩意儿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而且也适用于脑力活动呢？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佯装满足于我国在学说史的研究上所处的地位。在原著《序言》所提到的九位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位是英国人，即阿什利和英格拉姆。如果说阿什利的著作的旨趣不在学说方面，如果说把坎宁安的名字包括在这名单内也同样适当，那也根本无损于阿什利对中世纪英国的杰出研究。

除了主要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阿什利和坎宁安以外，我们就只剩下英格拉姆的篇幅不大而学识渊博的著作，作为英国学术界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唯一贡献了。

英国的读者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除了一、二处零星的引文以

^① 原著名称：“*Principl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外,没有提到卡南的《生产和分配学说史》^①。在这部书里,他对早期理论的缜密思考和阐述,使它被认为是对经济理论本身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原著《序言》里只字未提它,就毫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回想到英国一直是正统派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地,回想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落后,和最近二十五年中在阿什利、坎宁安、梅特兰、朗德和西博姆等学者的启发下在经济史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之间的极不相称的情况,那就更难说明我们对于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理论的发展为何那样明显地不关心了。

大多数的批评家这时都承认英格拉姆的著作,尽管是清晰而渊博的,但由于过分偏重于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立场而有所逊色,这位哲学家认为历史学派的勃兴就是孔德哲学原则的正确合理的无可争辩的佐证,并预示它们的最后胜利。

写历史的十足公正态度,即使是做得到的话,也并不是完全可取的,而现在这两位作者也亟于否认具有这种能力。虽然如此,有些读者可能感到,作者对某些古代和现代法国学派说得过于冗长,而对某些英国和美国学者几乎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但偶然“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看看我们自己”,对我们肯定没有害处。

这部书的旨趣也许在于把某些现代理论与其历史来源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对这些理论有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对本书后面的篇页,人们将理所当然地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去涉猎。总之,关于斯密的成就,关于他应归功于直接前辈的程度,以及关于在李嘉图和他的同代人的手中“经济发展之车”在其行进中加速或放慢了多少的问题,历史的定论现已基本上确立了。只有在一点上,本书的作者似乎尚在反对历史的定论,即他们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称为悲观派。

① 原名: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但关于后期的学者，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著作没有早期学者的明晰性，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离他们的年代还不太远，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的有些著作被政党纷争的烟雾所掩盖。但了解了解：例如历史学派在大吹大擂中粉墨登场但迄今没有成功地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学派的某些成员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费边派社会主义仅仅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一种翻版；无政府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激烈形式；知道这一切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相对地位。

我不能希望在这译本里成功地保持原著的清新活泼的风格，但我竭力使译文尽可能地确切；为了达到这目的，曾经化了很多功夫核实引文。

正如本书扉页上所示意的，本书的翻译工作原是由于格拉斯哥大学已故斯马特教授的建议而开始的，而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我该感谢他的善意的批评和亲切的鼓励。

本书的印刷出版得到 C. C. 伍德先生的耐心照顾，而且他还负责编制书末的索引。我无法充分表达对他的帮助的谢意。对于我的友人，班戈大学的 W. H. 波特尔硕士和 J. G. 威廉斯硕士协助部分校阅工作，并此致谢。

R. 理查兹

法文原著序言

法国各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着重经济学说史。各大学的法学院都附设有这一题目的专门讲座。在博士学位考试时，要写学说史的专题论文；如果需要的话，学生在最后得到博士学位以前，得进一步提供这方面的资格证明。索邦大学只有一个经济学讲座，而这个讲座完全是用来讲授经济学说史的，高等研究学院最近设立的讲座，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对学说史的重视看来似乎是过分的，特别当我们记得整个法国在经济史——有别于经济学史——方面，竟一个讲座也没有设置。那些认为法国人只是多少有点偏重于意识形态的人士，不能不从这一事实中看到法国人的这种趋向的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表现。在别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占首要地位的是对事实的研究而不是对思想的研究。历史方法的极端派，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倡导人，认为学说和体系只是事物的暗淡反映。他们的部分信念是，值得重视的只是事实，私有财产的演进史和工资制度的出现，可能与关于财产权的性质或工资基金理论的论争史，具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意义。

但我们以上所表述的见解并非完全没有夸张，虽然这种夸张与我们当然要归咎于它们的那种夸张是完全相反的。经济环境的影响是不容置辩的，甚至最抽象的经济学家也从中得到材料以进行思考和发挥他的逻辑推理的智慧。理论家所必须解决的是某种经济现象的出现所带来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一个时刻惹人注目，而在另一时刻又销声匿迹。这样的问题必然随着不同的地点和不同

的时间而发生变化。英国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特殊经济条件,对于引导李嘉图去研究地租和纸币发行问题,有着很大关系。如果不是机器的诞生、工业活动跟着增加、一个无产阶级同时成长、加上经济危机的连续出现,我们可以肯定:不论是西斯蒙第的学说还是卡尔·马克思的学说,都不会产生。我们同样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最近经济学家对于垄断理论的重视,不是同当代的托拉斯运动完全无关的。

我们虽然承认这一切,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单有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任何学说的起源,即使是社会政策的学说也是如此,更不用说纯科学性的学说了。尽管思想不能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影响,但同一历史时代的类似条件,却经常产生不同的或甚至对抗的理论——例如:J. B. 萨伊和西斯蒙第的理论,巴师夏和蒲鲁东的理论,舒尔采—德里奇和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弗朗西斯·沃克和亨利·乔治的理论。对于库尔诺建立的法国数理学派,究竟我们要把它和什么历史条件的配合联系起来呢?或者对于三、四个国家的学者同时提出边际效用理论,我们应该怎样来说明呢?

虽然我们不急于对学说史的优越地位作任何过高的评价,但也不怕一再提到我们对于比较忽视经济史的遗憾;同时我们有同样的信心认为我们的课题有权利被看作是经济科学的一个特殊门类。^①因此,我们将完全不提经济事实和制度的历史,除非这种参考似乎是了解某一学说的出现或消失所必要的,或是对于更好地理解一种理论在一个时期可能保持的特殊声望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今天觉得它是完全难以理解的。有时甚至在事实与学说之间也有联系,这些事实不是作为原因而是作为结果出现的,因为,尽管库尔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常常宣称经济学家对于事态

① 参阅 1902 年 10 月 1 日《社会改革》所刊特尚普关于这一类学问的价值的论文。

发展的影响差不多等于语法家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但我们不可能不看到：例如在 1860 年商约与曼彻斯特学派的教义之间存在着联系，或者在劳工立法与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存在着联系。

写一部不超过一卷篇幅的经济学说史，就是致力于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书作者不能自命为已经完成了这一困难工作。即使非常扼要地叙述那些不可忽视的学说，也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几乎同样重要的学说。

但首先可以略去那些先驱者，而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毫无疑问，经济学的滥觞来自更为遥远的时代，但称为“学派”的伟大经济思潮只是从十九世纪前期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才开始的。^①而且这种省略所造成的缺憾是很容易弥补的，因为早期的学说恰巧是这课题方面已经出版的那些著作所充分研讨的。关于古代，我们有埃斯皮纳^②和索桑的著作；关于中古和近古一直到十八世纪，在杜布瓦和朗博的作品中都有论述，此外还可以列举阿什利、英格拉姆、德尼、布朗和科萨等的著作。

我们不但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时期，而且还得限于某些国家。我们要请求那些觉得本书过于冗长地论述法国学说的读者加以原谅，但要提醒他们，在我们写作时我们思想上的主要对象是法国的学员。每一作者可以随意对他自己的国家照此办理，而且这样也许比较好，因为读者一般地希望对他们已经知道一些的东西，能了解得更多一些。但尽管法国占了显著地位，英国和德国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重视，虽然关于德国方面，我们不得不作了不少

① 在一篇关于如何讲授经济学说史的论文中(1900 年 3 月 15 日《学术评论》)，特尚普宣称：我们没有能够更好地利用古代史和中古史上所富有的卓越的经济学说，是不可饶恕的；但他补充说：“就这科学的历史而论，不必追溯到重农学派以前的时期。”

② 在埃斯皮纳的著作的新版本中，他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研究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经济学说。

省略。关于其他国家，我们时常不得不从略，或者偶然在联系某一理论时提到一下；但我们衷心希望读者没有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漠视了它们所作的卓越贡献，特别是意大利和美国过去和现代对经济科学所作的贡献。

但尽管有了这些限制，范围依然是过于广阔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于少数学者和思潮方面，以便更好地加以阐述。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写一部尽可能详尽的历史，而仅仅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描写，表明经济学说史上某些较为突出的时期的比较显著的特色。

这样的选择必然是有些主观臆断的，因为要决定每一学说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情况特别如此，在这方面，很多彼此不相识的学者时常重复同样的思想，要决定谁有优先权就成为相当困难的问题了。虽然确定某一思想最初出现的精确时间可能是困难的，但确定这一思想在什么时候引起普遍的重视，或者它在什么时候在公认的真理体系或几乎没有什么争论的真理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则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我们的准则。对于那些虽然值得放在前列的地位而没有包括在我们的名单中的学者，我们并不相信他们会从这暂付阙如中受到损失，特别鉴于当代大家对于先驱者的偏爱。我们对这事并非过于乐观，这一点可以从最近为发现这一科学的“次要角色”^①并为修正过去有偏见的历史学家给他们作出的不公正评价而进行的无数努力中，加以推断。

不但对学者需要选择，而且对各种学说也得进行选择。但必须知道，这种性质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论述到的学说就比没有提到的学说有任何优越性，不论从道德价值和社会有用性的观点来说，还是从抽象真理的观点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并不属于和

① 原文：“poetae minores”。